

工业化的身体：从前景化理论分析 Vicki Feaver《Ironing》中的重工业隐喻

徐梦圆

重庆师范大学，重庆市，401331；

摘要：英国女诗人 Vicki Feaver 的诗歌《Ironing》以其对于平常家务事的深刻挖掘而著称。本文以文体学中的“前景化”理论为核心框架，结合 Geoffrey Leech 等人提出的偏离理论，从语音、词汇、语法、语义及隐喻等多个层面，对《Ironing》进行细读分析。本文旨在揭示，该诗在语音、词汇、语法、语义及隐喻层面的偏离，共同服务于一个核心的“前景化”主题：将家庭空间重构为微型工厂，将身体体验异化为工业流程，从而对现代性进行一种冷峻的文体学批判

关键词：前景化；偏离；《Ironing》；文体学

DOI：10.69979/3029-2735.26.05.085

薇姬·菲伍尔（Vicki Feaver）的诗歌创作主要通过三种核心叙事策略——神话修正、童话改写和绘画复述（艺格敷词（Artful Fugue））——来重塑当代女性的生存美学。她以阴郁辛辣的笔触，从女性视角出发，将日常的家庭琐事与神话、童话、绘画等艺术领域结合，颠覆了以男性“凝视”为主导的传统审美和性别书写。其诗歌不仅解构了父权叙事，赋予女性形象以主体性和欲望表达，还通过强调女性身体的创伤与重塑，探索了女性创造力的重获途径。

《Ironing》属于抒情诗歌，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。熨烫，作为一项典型的家庭内部、重复性的女性化劳动，在传统文学表述中常与温暖、秩序、关爱等柔性意象相连。然而，在本诗中，诗人摒弃了这一常规情感框架，转而采用一系列冷峻、强力甚至带有暴力色彩的重工业意象对其进行重塑。这种根本性的语义转换，是通过在语言各个层面实施系统性“偏离”实现的。本文将从文体学前景化理论角度分析其语音，词汇语法，语义关系，修辞手法等同服务于一个核心的“前景化”主题：将家庭空间重构为微型工厂，将身体体验异化为工业流程，从而对现代性进行一种冷峻的文体学批判。

1 前景化理论

前景化理论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的“陌生化”概念，经布拉格学派与英国文体学家发展完善，形成了以“偏离”与“平行”为核心的理论体系。什克洛夫斯基提出，文学的本质在于通过打破语言的“自动化”，延长读者

的感知过程，使“石头更成其为石头”^[1]；Mukarovsky 则将这一过程定义为“前景化”，强调诗歌语言通过对常规的偏离，将语言自身的物质属性（如语音、书写形式）推至前台，成为审美对象^[2]。Leech 在《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》中进一步将偏离分为语相、词汇、语法、语义等八大类型，并指出偏离的“幅度”与“数量”直接决定诗歌的艺术魅力。

吴显友（2011）在评介 Leech 的理论时强调，前景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“形式与功能的结合”——语言形式的偏离并非单纯的技巧炫耀，而是服务于主题表达与情感传递的有机组成部分^[4]。这一观点为《Ironing》的分析提供了关键思路：Feaver 对“熨烫”场景的描写，正是通过语言形式的偏离，将家务劳动从“自动化”的日常经验中抽离，赋予其象征意义与情感重量。

2 语音与节奏的前景化

诗歌是“带有音乐性的思想”^[8]。《Ironing》的语音层面虽不似传统诗歌那般押韵工整，但其内在的节奏却与主题紧密相连，构成了独特的前景化效果。诗歌开篇便通过密集语音前景化，营造出不同于宁静家务的、充满动感与张力的工业节奏。

首先，诗人大量使用头韵（Alliteration）与辅音丛（Consonance），模拟了工业机械的摩擦、撞击与运转声。例如，“my iron flying over sheets and towels / like a sledge chased by wolves over snow”中，连续的/f/、/j/、

/s/等摩擦音和嘶音,以及“sledge”“chased”“show”中清脆的爆破音,共同制造出雪橇在雪地上疾驰,颠簸的急促节奏与冰冷触感,这远非熨斗划过布料轻柔的“斯斯”声。在“the flex twisting and crinkling / until the sheath frayed, exposing / wires like nerves”中, /fl/、/tw/、/kr/等辅音丛的爆破与摩擦效果,这种语音的“失协突出”(qualitative prominence)将熨斗电线这一日常物件,前景化成一种易损且危险的工业管线。生动再现了电线扭结、外皮破裂的物理过程,其刺耳感与被暴露的“神经”(nerves)意象相呼应,将外部动作与内部痛感通过声音连接起来。

3 词汇与语域的前景化

Leech (1969)指出,词汇偏离主要表现为对词语固有意义的扩展、转化或错位搭配。《Ironing》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,诗人通过将日常词汇置于特殊的诗歌语境中,使其产生丰富的“内涵意义”。

全诗的核心词汇“iron”及其相关词(如 ironing, ironed)贯穿始终。在常规语域中,这些词属于家务劳动范畴,语义单一。但在 Feaver 的诗中,“iron”被前景化了。它不再仅仅是工具或动作,而是演变为一个多义符号:它既是压抑的象征(熨平褶皱如同熨平个性的棱角),又是欲望的载体(熨斗的“飞动”中蕴含力量与激情),甚至是暴力的隐喻(诗中暗示可将熨斗用作武器)。这种通过语境压力使词语语义发生“摇摆”和“增殖”的手法,正是词汇偏离的精髓,它创造了艾伦·泰特所说的“张力”,使语言“概念的明晰性和语义的丰富性恰到好处地结合”。

词性转换与动词的“跨域使用”。“my iron flying over sheets and towels”中,“fly”本为生物的动作,用于“熨斗”,既模拟熨烫的快速,又暗示行为的失控,使“熨斗”具有了“被驱使”的生命感;“I converted to crumpledness”中,“crumpledness”由形容词“crumpled”派生为抽象名词,将“褶皱状态”升华为一种生活哲学,这种词性转换突破了词汇常规用法,赋予“褶皱”反抗规训的象征意义。

4 语义与句法的前景化

语义偏离是“诗歌意境创造的主要手段。”^[2]本诗通过夸张的比喻、使役结构的运用及意象的极端化,构建了一个家庭内部的“重工业”叙事。

最显著的前景化手法体现在一系列将熨烫行为工业化的比喻中。熨斗飞驰如“被狼群追逐的雪橇”,电线裸露如“神经”,而诗人自己则“像一匹蹄子冒烟的马”。这些比喻都属于语义上的“偏离”,它们将温顺的家务工具和劳动者与充满野性、危险和痛苦的自然或动物意象并置,瞬间提升了行为的强度与暴力色彩。

诗人将属于生物体的语义特征(+有生命,+有感觉,+有神经)强行赋予机械或无机物,反之亦然。例如,“exposing wires like nerves”,将电线这一无机物赋予了生物神经的敏感与脆弱;“my iron flying... like a sledge chased by wolves”,将静止的家电赋予了动物般的逃亡动态与惊恐情绪。更甚者,“I stood like a horse with a smoking hoof”,将人比喻为马,而“smoking hoof”又将马的生物部位赋予了机械过热的物理特征。这种语义场的交叉与错位,即利奇所说的“语义偏离”,造成了强烈的陌生化效果,模糊了人、动物与机器的界限,暗示了在工业逻辑渗透下,生命体已被异化为半机械的存在。

同时诗人频繁使用被动语态及使役结构,削弱人的主体性,强化物的被支配地位。例如,“to be pressed to the thinness of dolls cut from paper”。这里,“to be pressed”作为不定式被动结构,其逻辑主语被完全客体化,成为熨烫动作施加的纯粹对象,其目标是被压缩至一种非人的、二维的“薄度”。这与韩礼德指出的被动语态前景化功能异曲同工,即强调主语的无助与被支配境遇(吴显友,2002)。此外,“I'd have commandeered a crane If I could”中的虚拟语气,表达了主体一种受限于现实但极度膨胀的工业控制欲,语法上的非现实性恰恰反衬了语义上欲望的真实与强烈。这与某些当代工业诗歌中,将个体劳动体验置于宏大工业背景下的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妙,但 Feaver 将其内化于家庭,更具颠覆性。

5 核心隐喻的前景化

全诗最核心、最系统的偏离在于其隐喻结构。诗人构建了一个连贯的“重工业隐喻”体系,将熨烫这一行为完全重构为一项重型工业操作。主体即工人/重型机械:“I”不仅是操作者,其身体本身被隐喻为工业设备。“my iron flying”中,熨斗是主体意志的延伸;“I stood like a horse with a smoking hoof”中,人-马-熨斗三位一体,成为一台散发着热能与蒸汽的活体机器。而“command a crane”、“get the welders... to heat me an

iron the size of a tug”的幻想，则揭示了主体渴望超越肉身，化身为工业体系中的指挥者与巨型工具。客体即原料/产品：被熨烫的织物不再是衣物，而是等待被处理的工业原料。它们的目标状态是“the thinness of dolls cut from paper”或“a shining, creaseless blue”，这指向工业产品标准化、光滑、无瑕的特性。甚至邀请他人“to be pressed”，直接将人体也纳入了原料范畴。空间即工厂/船坞：家庭空间在隐喻中膨胀为工业厂房或造船厂。

“flatten the house”的狂想，将家庭这一生活容器视为需要被大型机械（拖船大小的熨斗）整饬的工业场地。Jarrow 是英国著名的历史性造船工业区，提及此地的焊工，是将家庭车间与真实的重工业基地并置，赋予了家务劳动一种宏大的、带有历史沉重感的工业背景。过程即工业生产/物理压制：熨烫过程被描绘为“追逐”、“暴露”、“加热”、“压平”、“成型”等一系列物理性、强制性的操作。水是“dark spots”被“抖落”，气味是“hot metal draws from newly washed cloth”，最终产品是“an airy shape with room to push my arms, breast, lungs, heart into”——一个为内部器官预留了空间的“壳体”。这完全是一个原料经过加工，形成具有特定功能规格的工业产品的流程。

6 结论：通过前景化抵达的生命真相

Vicki Feaver 的《Ironing》是一首通过精妙的前景化艺术实现深刻主题表达的典范之作。诗人有意识地在语音、词汇、语法、语义及重工业隐喻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性的“偏离”，将“熨烫”这一自动化的日常活动前景化充满哲学意味。正如 Leech 所强调的，“偏离是有意义的，作者选用某种偏离总是有自己的意图”^[6]。这首诗成功地将“熨烫”前景化为一个关于工业化、异化与身体政治的沉重寓言。其文体价值全部指向一个统一的主题：在现代生活中，即便在最私密、最日常的家务领域，重工业时代的工具理性、效率崇拜与物化逻辑也已无孔不入。主体在试图掌控工具的同时，自身也被工具

化；在试图压平褶皱、创造秩序的同时，也暴露了自身被社会规范“压平”的内心褶皱与精神危机。诗歌结尾，“我”重新开始熨烫，并最终将衬衫熨成“一个空灵的形态，有空间将我的手臂、胸脯、肺、心脏填入”。这似乎暗示了一种在承认异化之后，重新寻找身体与衣物（即自我与社会角色）之间喘息空间的微弱努力。然而，这种“空间”依然是在一个被工业隐喻所规训的框架内被寻获的。因此，整首诗的文体偏离，最终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批判：它让我们看到，后工业时代的个体心灵，如何仍在那些看似过时的、重工业的隐喻与节奏中，挣扎着呼吸与定义自身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Shklovsky, V. Art as Technique [C] //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: Four Essays. Lincoln: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, 1965.
- [2] G. N. Leech.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[M]. London: Longman, 1969: 57-61.
- [3] 于建华. 语言偏离的诱惑[J]. 外语研究, 2006(2): 76-79.
- [4] 王慧贞. 英语诗歌中的语言偏离现象[J].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, 2011, 25(4): 46-49.
- [5] 牟芙蓉. 从文体学偏离的角度分析弗罗斯特的诗歌《雪夜林边小驻》[J].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, 2013, 28(08): 54-56+64.
- [6] 吴显友. 文学语篇的文体学方法——《文学语言文体与前景化》评介[J]. 外语教学与研究, 2011, 43(5): 788-793.
- [7] 张猛. 卡明斯诗歌 My Father Moved Through Doomsof Love 的前景化艺术分析[J].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, 2024(1): 21-23.
- [8] 王佐良, 丁往道. 英语文体学引论[M]. 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1987: 365.